

雄鷹丹心

· 楊靜瑟 ·

追隨沈總長的珍貴回憶

我是一個飛行員、一名戰鬥機飛行員、一位幻象戰機飛行員，加入軍中後一直以身為「飛行人員」而自豪，特別是對能加入幻象團隊，倍感榮耀！

「迎接挑戰」是幻象戰機機隊成立之初，長官的指導與全體成員的目標；之後在廖榮鑫聯隊長任內設立了，以「追求卓越」為永續經營理念的聯隊精神！

民國八十三年個人獲派赴美接受AT-38攻擊教練機飛行訓練，並以優異成績完成訓練，再於民國八十五年獲派成為法國幻象戰機換裝第一批的種子教官，民國八十六年返國後，在新竹空軍基地執行換裝訓練任務。這期間除了國外訓練時，與當時空軍優秀的學長們共事學習之外，回到國內於新竹基地述職，從歷任的聯隊長葛光越大使、金乃傑司令、雷玉其司令、劉震武司令、熊湘台中將、廖榮鑫上將、沈一鳴總長等人身上觀察學習如何領導統御，並由於這些長官們帶給部隊凝聚向心及團結和諧的氛圍

，讓幻象機隊所屬成員都能清楚知道，身為幻象家族的一員，要「不負過往、不畏將來、堅定理想、勇往直前」。

回顧幻象機隊成立，一定要特別要提到赴法換裝訓練的第一批領隊沈一鳴總長，他從「領隊換裝、部隊成軍，到任職大隊長與聯隊長」是幻象機隊成立最主要的靈魂人物。

我與沈總長相識，可追溯自空軍官校畢業、臺東部訓練隊完訓後，分發至臺中清泉崗基地飛F-104戰機。

在清泉崗基地換裝F-104戰機上換裝地面學科時，曾與伍克振將軍一起上課，才知道伍老師即將參與經國號戰機研發、測試任務，進而瞭解基地內成立的測評戰研中心，認識沈總長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而個人與沈總長相處共事，是從被賦予赴法國換裝任務（第一批幻象機種子教官在清泉崗基地集合），執行前置訓練時開始的。當時前置訓練每個人要飛五架次經國號戰機，而八位同仁中只有沈總長與曹進平中將是

完訓的合格教官，而曹進平是我的同學不能帶我飛行訓練（空軍規定同學不可以同一架飛機飛行），所以在那段期間，向沈總長學習到不少有關二代戰機的概念與飛行經驗。記得沈總長帶飛我的時候，總是不急不徐、條理分明地讓我很就容易就掌握新一代戰機性能的不同與概念的差異，也讓我後來擔任教官時，能以同理心及最簡單易懂的方式教學。

與沈總長赴法國換裝後至返回國內執行幻象機成軍任務，是我與沈總長共同執行過最重要的任務。

當初到法國換裝之前，沈總長告訴我們，為了讓幻象戰機順利成軍，我們第一批種子教官（八員）要擔負起所有技術命令及學術科授課的規劃與翻譯工作；當時不要說打字了，連電腦的運用都必須重新學習起，加上大部份的種子教官都不會法文，必須要自學法文，以適應環境，可以想像當時壓力之大。

初期到法國換裝時，學習壓力龐大，飲食也不適應（完全吃不到熱食），沈總長為了讓大家能調適身心，特地帶領我們到義法邊境Chamonix-Mont-Blanc遊玩。當時除了欣賞到異國美景之外，還在當地的中餐館喝到了酸辣湯，讓我感動不已，至今記

憶猶新。

在飛行訓練上，記得到了Mont-de-Marsan基地換訓時，我非常榮幸的被排定隨件（飛行）沈總長M2000-5型機的首次單飛，而沈總長的單飛正式開啓了幻象戰機換裝的新紀元。

另外，特別要提起的是，法空軍原本對我種子教官設計的換訓課目過於簡單，大部份仍為基礎換裝及傳統一般視距內作戰概念教學，不認為我們這群種子教官們，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完成換裝，並進入視距外作戰難度較高的訓練課程。

但由於沈總長已具備完整的視距外作戰概念，在沈總長的要求及我種子教官們飛訓後展現的成果，讓法空軍帶飛我種子教官的飛行教官們，被迫重新調整換訓課目內容，改變了整個換裝訓練重心，因此完整了視距外作戰訓練及大兵力對抗訓練的經驗。

還記得在法國飛行訓練的後期，我們開始與法軍執行大兵力對抗；有一次執行大兵力對抗訓練（在法國西北北大西洋海域上）由沈總長領隊，我任三號機小領隊，在彼此有效配合下，獲得了良好戰果，讓法國教官們對我們刮目相看。

回顧赴法換裝訓練，第一批種子

教官成員從一開始有許多不同的意見，在沈總長以身作則的帶領下，有效的整合，讓每位成員充滿了使命感，朝所賦予的目標共同努力；最後在我們十四位種子教官努力下，順利完成幻象戰機的成軍任務。

由於沈總長開闊的胸襟與耐心，在他潛移默化的影響下，從幻象戰機換裝訓練到部隊成軍，所有成員沒有隔閡、沒有所謂的洋雞與土雞（國外／國內換裝）的爭議與分歧，除了部隊和諧之外，更有效提升人員訓練及防空作戰效益。

回想起來都是沈總長的遠見與學識，才有如此成功的換裝訓練與建軍備戰效能。

幻象戰機在法國換裝過程非常順利且成功，個人非常自豪曾經同為幻象種子教官團隊的一員。

沈總長無論是飛行戰技、語言能力、為人處事、社交往來、儀表態度各方面均為人稱頌，讓所有接觸過的法國軍官、廠商，無不敬佩與讚嘆，紛紛表示要向我國學習。沈總長做了最好的國民外交，為我國與法國空軍樹立良好的情誼，至今影響仍在。

此外，當時回到國內的初期，我幻象戰機與赴美換訓返國的F-16型機飛行員實施對抗演練後，才瞭解到

美方沒有將完整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AMRAAM）的視距外作戰概念教授予我F-16型機飛行員。我方將此狀況反映給美方要求改進，並在我們幻象型機部隊提供相關概念及美方的改善下，才強化了我F-16型機飛行員對視距外作戰的訓練，此舉提升了F-16型機的訓練模式及作戰運用，也間接促成將美方賣我的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AMRAAM）飛彈運送回國，其影響可謂十分深遠。

沈總長是位真誠、內斂、沉穩的長官，他願意傾聽、花時間開導他人、以鼓勵代替責難，沈總長所撰寫編纂成冊的《司令週記》，更是個人用來自我反省、自我惕勵的心靈雞湯。他曾在我軍旅生涯低潮的時候，承擔了壓力，讓我拾回繼續盡心效力空軍的機會與信心，我對他的感念非言語可形容。

民國一〇九年空軍發生三起重大飛安事件，損失了不少菁英，其中最讓人痛心的就是失去了讓所有人敬愛的沈一鳴總長。沈總長的謙恭、自律、以身作則的身教、溫和的行事風格，及勇於承擔朝「發揚空軍、建設國軍」的作為都深深影響了周遭的同仁們，相信所有曾與他共事過的同仁們都引以為榮。



民國一〇六年作者（右一）應邀出席幻象2000-5型機接機二十週年紀念活動，與時任空軍司令的沈故總長（右三）合影照片。

「大愛無聲、大化無形」一個人有幸曾經追隨沈總長左右，他的行為及風範，如同一代偉人，默默在我心裡扎了根，長留胸懷。個人也在任職空軍官校校長期間，將沈總長的理念與教導化為行動，我個人不斷砥礪自己，盡可能的去帶領官校學生，讓他們知道空軍曾有位這麼偉大的長官。未來一定要學習、效法沈總長的精神，無論在什麼位置，或苦、或累，穿上軍服就要對自己負責、對空軍負責並對國家負責，要他們以身為中華民國空軍為榮。

謹以此文，追思、感念、感謝沈總長豎立典範，帶給我省思及對我們深遠的影響。

有一種成長叫勇氣

· 鄭慧娟 ·

韶光荏苒，從入伍訓，到回官校的新生月，甚至是掛完榮譽徽後升上二年級的這段日子，每個片刻都令人難忘，都令人刻骨銘心。

在接到空軍官校入學通知的那天，對我而言軍校是個未知的領域，帶著這份未知踏進官校，我後悔了。

一開始很不適應，對家人的想念、對環境的陌生，在那瞬間使得眼淚瞬間潰堤。我還記得入伍訓的第一通電話，無論多努力的強忍淚水，斗大的淚珠還是不爭氣地從眼眶中流出，而通話結束後，收起淚水還是必須面對接踵而來的挑戰。我告訴自己，時間帶走了昨天的不順心，留下了未知的明天，與其流著淚擔心著明天的到來，不如將那抹淚擦乾，用勇氣去迎向明日的曙光。就這樣從一開始哭哭啼啼的女孩，轉為和家人分享每天發生的趣事。

在這段日子中，我學到有一種成長叫做勇氣，我們無法像大學生一樣有著自由的時間，能夠隨時回復訊息，想家時能隨時回去，更不可能用視訊來排解思鄉情緒。但在這段日子中，我學到了如何在面臨顛簸嶮嶮後，

還能鼓起勇氣，繼續向前，如果眼前是一片永無止盡的黑，該如何掙脫枷鎖在硬壤中注入一抹鮮綠，即便在黑暗中也不害怕。余光中先生曾言：「很多事情就像船後的波紋，總要過後才覺得美的。」生活或許不能一帆風順，可是這些不順心卻能成為我們向前走的養分，讓我們所走的每一步更踏實、更無所畏懼，而生活在這樣環境的我們，也能更珍惜與家人朋友相處的時光，把每一分、每一秒都活得無比精彩。

升上二年級的我們或許還是不夠成熟，不能將所有事做到最好，但在這一年，我學到了如何擺脫過往的稚嫩，學到了該怎麼做才能對得起身上的榮譽徽及肩飾，學到了家人不僅是割捨不斷的血緣關係，更是風雨同舟的親密陪伴。

愛因斯坦先生曾言：「人生就像騎單車，為了保持平衡，你必須往前騎。」面臨未來時我們會膽怯、會恐懼、會不知所措，但唯有鼓足勇氣奮力向前邁進，才能看見前方的風景。很多事情在當下痛苦，事過境遷後，卻讓人回味無窮。一年來，我學會鼓足勇氣，不害怕向前走，希望接下來的日子，我能學習更多，讓每一天都精彩，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